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25358

· 心理卫生 ·

非自杀性自伤青少年照顾者自我成长的质性研究

郜志远[1,2], 严芳[2,3], 冀紫阳[1,2], 张冬红[3]

1.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河南医院康复医学科, 河南 453002;
2.新乡市精神康复重点实验室; 3.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河南医院护理部

【摘要】 目的 探究非自杀性自伤(NSSI)青少年照顾者的益处发现体验, 明确照顾者所感知到的积极改变与成长, 为完善 NSSI 青少年家庭支持体系提供实践参考。**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 于 2023 年 8—11 月选取河南省新乡市某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诊治的 21 名 NSSI 青少年照顾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 采用 Colaizzi 7 步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和提炼主题。**结果** 提取 NSSI 青少年照顾者益处发现共有 5 个主题和 12 个亚主题: 个体的成长(心理韧性增加、自主学习意识增强、自我反思能力提升、对青少年 NSSI 行为的理解与接纳), 家庭关系的有效改善(亲子关系的改善、家庭成员关系的改善), 感知到社会支持(更多同伴支持、亲密朋友支持), 照顾能力的提升(创造良好康复环境、照顾技巧提升), 生活、教育态度改变(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调整对孩子的期望值)。**结论** 在照护 NSSI 青少年过程中, 照顾者在个人、家庭、社会支持、生活教育态度等多方面形成正向体验。提高照顾者心理健康水平, 改善家庭康复环境, 有助于减少青少年 NSSI 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 自我伤害行为; 精神卫生; 定性研究; 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 R 179　C 913.5　B 8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25)12-1776-05

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self-growth of caregivers of adolescents with non-suicidal self-injury

GAO Zhiyuan*, YAN Fang, JI Ziyang, ZHANG Donghong

**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Henan Provincial Psychiatric Hospital/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 (Henan), Xinxiang 453002,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self-growth among caregivers of adolescents with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so as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family support system of adolescents with NSSI. **Methods** From August to November 2023, a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21 caregivers of adolescents with NSSI who were treated in a tertiary grade A psychiatric hospital in Xinxiang City, Henan Province for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Colaizzi's seven-step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extract themes related to caregiver growth. **Results** A total of 5 themes and 12 sub-themes of benefit finding were extracted from caregivers of adolescents with NSSI: personal growth (increase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enhanced awareness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improved self-reflection ability,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of NSSI behaviors in adolescents), improvement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improve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mproved relationships among family member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ore peer support, support from close friends), improvement of caregiving ability (creating a favorable rehabilitation environment, improved caregiving skills), and changes in life and education attitudes (adopting a healthier lifestyle, reasonably adjusting expectations for children). **Conclus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aring for adolescents with NSSI, caregivers from positive experiences in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personal growth, family relationships, social support, and life-education attitudes.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caregivers and optimize the family rehabilitation environment, will help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NSSI behaviors among adolescents.

【Keywords】 Self-injurious behavior; Mental health; Qualitative research; Adolescent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指在没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 故意自我伤害身体组织的行为[1]。我国青少年群体中 NSSI 检出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高频率的 NSSI 行为会严重危害青少年自身安全[2]。照顾者是影响青少年 NSSI 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 照顾者积极正面的引导可有效阻止青少年 NSSI 行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精神心理疾病防治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开放课题项目(XTkf12); 2023 年度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精神神经开放课题项目(XYEFYJSSJ-2023-01)

【作者简介】 郜志远(1993-), 女, 河南新乡人, 硕士, 护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与护理。
【通信作者】 张冬红, E-mail: zdh196811@126.com

为的发生[3]。但当前照顾者存在心理健康状况不良、负性情绪体验过多[4]等问题，不利于为 NSSI 青少年建立良好的家庭康复环境。益处发现是积极心理学的一部分，指个体遭遇创伤和应激事件时在个人、社会、心理、精神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感知，表现为认知及行为上的积极应对，是个体采取的一种认知适应方式[5]。益处发现能够正向预测照顾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减轻其负性情绪，增多积极体验，进而提升对患者的护理质量[6-7]。研究证实通过关注照护过程中积极的一面，能有效改善照顾者的心理健康水平，维持长期照护质量[8]。本研究基于质性研究的深度访谈法，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探究 NSSI 青少年照顾者的照顾体验，明确照顾者所感知到的积极改变与成长，为完善 NSSI 青少年家庭支持体系提供实践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于 2023 年 8—11 月在河南省新乡市某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选取 NSSI 青少年照顾者。入选标准：(1)与青少年共同生活时间>1 年的照顾者(以父母为主)；(2)年龄<60 岁；(3)具有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4)青少年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编著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9]中的 NSSI 诊断标准，且年龄在 11~18 岁[10]。排除标准：(1)具有精神病史或伴有严重的躯体疾病；(2)在 3 个月内经历其他重大生活创伤事件。共纳入 21 例样本，研究对象中母亲 19 名，父亲 2 名；年龄 35~54 岁；职业为农民 9 名，个体户 9 名，事业单位 2 名，工人 1 名；学历为小学 4 名，初中 11 名，高中 3 名，大专及以上 3 名；已婚 18 名，丧偶 2 名，再婚 1 名。NSSI 青少年中女生 19 名，男生 2 名；病程 1~4 年；采取 NSSI 方式单一 13 名，多种 8 名。本研究已通过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号：XYEFYLL-(科研)-2022-50]。所有受访者均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基于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半结构化深入访谈。访谈前告知被访者本次访谈的目的和意义，访谈过程全程录音，被访者可随时中止退出，按照研究顺序将访谈对象进行编号，经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11-13]、咨询 2 名精神科临床专家及 4 名精神科专科护士，并在课题组内部讨论后，初步制定访谈提纲。选取 4 名伴 NSSI 行为心境障碍青少年的照顾者进行预访谈，经课题组成员讨论调整后确定最终访谈提纲。访谈提纲的主要问题：(1)从孩子首次发生这种行为到现在，您的心态/感受有什么变化，能具体描述一下吗？(2)您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都有哪些收获？(3)陪伴孩子治疗的过程中，让您感触最深刻的是什么？(4)对于这段孩子生病的经历，您有什么评价？

1.2.2　资料分析　访谈结束后 24 h 内将录音转换成文字，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工作同步推进。采用 Colaizzi 7 步分析法[14]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1)逐字、逐句阅读所有文字资料；(2)摘取与受访者积极感受有关的陈述；(3)对多次出现的陈述和观点进行编码；(4)汇总编码后的观点，凝练主题；(5)对主题进行详细描述；(6)反复比较相似的主题，确定最终主题；(7)返回受访者处核实。

2　结果

2.1　NSSI 青少年照顾者的益处发现　对 21 名照顾者的益处发现提炼出 5 个主题和 12 个亚主题。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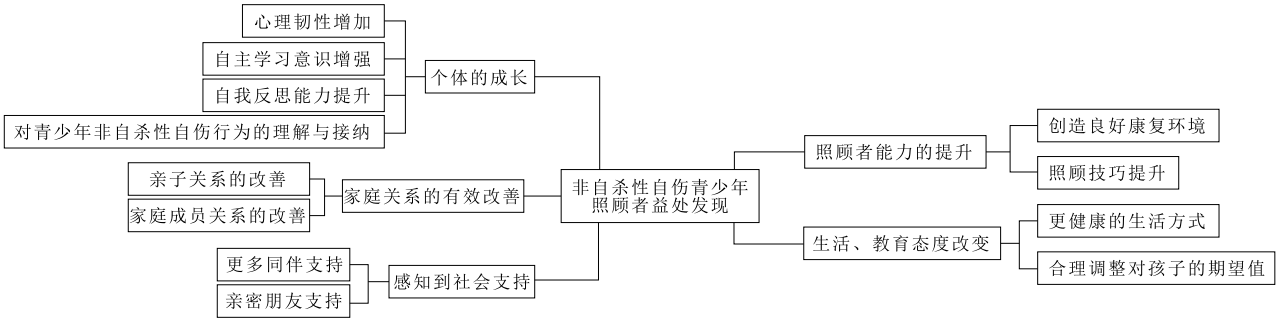


图 1　非自杀性自伤青少年照顾者益处发现的主题与亚主题

Figure 1　Themes and sub-themes of benefit finding among caregivers of adolescents with non-suicidal self-injury

2.2　NSSI 青少年照顾者个体的成长　(1)心理韧性增加：大部分照顾者在照顾 NSSI 青少年过程中能够积极应对，其心理韧性不断增加，自我心态调节能力逐渐增强。N2：“我感觉自己心态变好了，不像刚开始哭哭啼啼的，现在的我就很坚强。”N5：“我现在能看开了，慢慢坦然接受了，之前我心里可难受了。”N13：“我能改变自己的心态，往好的方面去想了，不像之前一样总往坏的方面去想。”(2)自主学习意识增强：为了更好地照顾 NSSI 青少年，促进其更快的康复，部分照顾者萌发了自主学习念头，他们愿意主动学习照顾技能，提升照顾水平。N7：“我开始主动学习教育孩子的知识，通过学习让我了解到家庭环境对于孩子成长的

重要性。”N8：“我现在天天看心理方面的书籍、听讲座，并且决定考心理咨询师，以便更好地帮助孩子，这可能是我最大的收获。”（3）自我反思能力提升：通过对青少年的照顾及相关知识的学习，部分照顾者意识到自身教育方式存在的问题，促使其对养育方式进行反思，从而积极调整与 NSSI 青少年的相处模式。N4：“我经常上网看一些和这个病相关的内容，从最初的不理解到反思自己，都是我们家长有太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才导致孩子生这个病，我们以后要加以改正。”N12：“我感觉以前对孩子的教育确实有欠缺，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意见和想法，只让孩子按我们的想法来，现在有什么事我都是尊重她的想法，先征求她的意见。”（4）对青少年 NSSI 行为的理解与接纳：部分照顾者从最初对孩子 NSSI 行为的不理解到开始接纳、理解，其对青少年 NSSI 行为的认知逐渐发生改变。N5：“之前知道孩子有这种行为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比较难受的，不知道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现在知道了这是她的一种发泄方式，因为她伤害不了别人，只能通过伤害自己来缓解心里的痛苦。”N7：“刚开始我们不理解孩子，以为就是他叛逆导致的，后来慢慢地了解这个病，才理解孩子的痛苦。”

2.3 NSSI 青少年照顾者家庭关系的有效改善 （1）亲子关系的改善：部分照顾者表示在照顾 NSSI 青少年过程中亲子沟通变多，亲子关系明显改善。N1：“孩子妈妈去世后，我和孩子的关系就慢慢疏远了，这次孩子住院我来陪护，我俩关系才好点，沟通变多了，她也愿意和我说话了。”N3：“跟孩子关系变好了，孩子能够心平气和地和我说话了。”N20：“我现在和孩子说很多心里话，我俩更亲密了。”（2）家庭成员关系的改善：其他家庭成员的配合、包容和理解使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更加和谐，良好的家庭功能为照顾者在照顾 NSSI 青少年过程中增加动力。N6：“之前和家里人有些不愉快，自从孩子生病后家里人互相安慰，那些不愉快也没有了，家人的包容和爱、和谐的家庭氛围，让我收获挺多的。”N14：“孩子生病后对我们家庭成员之间没有造成坏的影响，基本上都是好的影响，我感觉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又往好的方向进步了。”

2.4 NSSI 青少年照顾者感知到社会支持 （1）更多同伴支持：有相同经历的照顾者之间更容易进行照顾经验、技能交流，这对照顾者起到良好的支持作用。N10：“和其他患者家属在一起交流对我的帮助很大，通过听别人的经验，再对比自己，看看自己有哪些地方认识不到位、做得不够好，然后再做出改变。”N17：“和同病房的家属沟通了两天，对我还是有帮助的，让我知道了该怎么去照顾孩子。”（2）亲密朋友支持：亲密朋友的支持能使照顾者产生积极感受，从而有效缓解照顾者的负性情绪，发现更多益处。N18：“孩子生病以来，一直都是我陪着她，有时候我心里也很难受，还好我有个很好的朋友，我会跟她说这些事，说出来我心里会舒服一点。”N21：“孩子爸爸不在了，还好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经常陪我聊天，他们会针对孩子的问题给些建议，让我感觉到自己没有那么孤立无援。”

2.5 NSSI 青少年照顾者照顾能力的提升 （1）创造良好康复环境：为了稳定 NSSI 青少年病情，照顾者主动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 NSSI 青少年创造良好的家庭康复环境。N9：“和爱人的关系变好了，之前容易和爱人拌嘴，现在尽量商量，一般不发脾气，主要是怕吵架被孩子听见对她的病产生不好的影响。”N16：“我和孩子爸爸现在就是尽一切努力给孩子创造好的家庭环境，希望他能恢复身心健康再也不踏进医院。”（2）照顾技巧提升：为减少青少年 NSSI 的诱发因素、降低对 NSSI 青少年的不利影响，照顾者积极做出改变，其照顾技巧不断提升。N15：“之前我们对她的教育方式比较粗暴，会骂她，真急了也打过她，自从她得病以后，怕孩子受刺激，我们再也不吵她骂她了。”N19：“以前我经常吵孩子，有时候还大声吼她，现在我不那样了，现在我有事情都是同孩子心平气和地沟通，家长的一言一行都得注意，不能再对孩子产生刺激了。”

2.6 NSSI 青少年照顾者生活、教育态度改变 （1）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照顾 NSSI 青少年，照顾者的生活态度发生积极变化，其生活习惯改善，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N4：“之前在家的时候有点懒，以后我也得勤快点，经常收拾，不能让孩子跟着我学变得邋遢，要给孩子树立好榜样。”N17：“我现在经常带着孩子锻炼，感觉陪她的时间比以前多了，我自己精力也变得很充沛。”（2）合理调整对孩子的期望值：青少年的 NSSI 行为使照顾者对孩子的教育态度发生变化，为避免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照顾者调整了对孩子的期望值，不仅降低了对 NSSI 青少年的学习要求，还降低了对其他子女的学习要求。N15：“现在我对她弟弟（学习）也不太管了，他学习好坏都不重要，只要健康就行。”N19：“自从大女儿生病后，我对她弟弟妹妹（学业）管得也不那么紧了，在学习上没有强硬要求了。”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多数 NSSI 青少年照顾者能积极调整心态、增强心理韧性，部分照顾者还会通过自主学习与反思理解青少年，实现个人成长。已有研究表明，照顾者采取积极应对可促进身心健康、提升益处发现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减轻照顾负担，消极应对则会加重照顾与情绪负担[15-17]。因此，应重点关注照顾者的

不良情绪,采用正念、认知行为、积极心理干预等心理治疗方法[8,18-19],引导照顾者积极应对,助其感知个人成长。本研究发现,NSSI 青少年照顾者在照护过程中,亲子关系及家庭成员关系均向好发展,而这离不开青少年本人与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家庭功能,能改善照顾者与青少年身心健康,减轻抑郁对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影响,且家庭功能越好,照顾者益处发现水平越高[20-22]。因此,需重视家庭对 NSSI 青少年及其照顾者的影响,充分发挥家庭的正向支持作用,包括鼓励家庭成员积极沟通、挖掘家庭内部力量并寻求社会资源以提升家庭抗逆力[23];以家庭系统理论为框架制定家庭正向行为支持方案,改善家庭环境、提升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及父母养育心理灵活性[24];指导照顾者对青少年采用开放接纳的正念教养方式[25],调整教养策略、缓解压力,进而建立和谐亲子关系,促进照顾者益处发现水平提升。

本研究发现,同伴支持能向 NSSI 青少年照顾者传授照护经验与技能,减轻其孤独感、宿命感并助其重拾信心,亲密朋友支持则可缓解其负面情绪、减轻心理压力;同时,多数照顾者会通过营造良好的家庭康复环境、改善照护技巧来减少对 NSSI 青少年的不利影响,且照顾者益处发现与青少年病情波动相关,当照顾者采取积极行动使青少年情绪稳定、不再自伤时,自身益处发现会增多,而更多的益处发现反过来成为照顾者改变自身和家庭环境的新动力,形成良性循环。对此,医院和社区需深化联动服务,采用为照顾者搭建信息交流平台、组建互助小组等方式,加强其同伴支持;同时基于适应性领导理论[26]和赋能理论[27]向照顾者讲解 NSSI 相关知识和照顾技能,以此提升照顾者的照顾准备度和照顾能力;此外,政府有关部门需发挥支持和引导作用,可通过统筹资源补助、制定专项服务标准等,为医院和社区联动提供保障。

本次访谈发现青少年发生 NSSI 行为后,部分照顾者主动改变生活态度,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部分照顾者积极吸取经验教训,主动调整对孩子的期望值,其不仅降低了对 NSSI 青少年的学习要求,还降低了对其他子女的学习要求。这些改变能够改善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减轻照顾者痛苦、减少照顾者在亲子关系上的负性情绪和压力。因此,应鼓励照顾者转变生活态度,使其重新认识到健康生活方式对情绪和身体的影响,合理调整对孩子的期望值。此外,采取多部门协作的方式,医院-社区-校园相结合,针对 NSSI 青少年开展个性化心理卫生服务,合理调控 NSSI 青少年的学业压力,与此同时,教育部门联合学校开展相关专题活动,呼吁社会重点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

本研究结果表明,NSSI 青少年照顾者在个体成长、家庭关系调适、社会支持感知、生活教育态度等多个维度均形成正向体验。后续可进一步构建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并开展实证验证,进而提升照顾者心理健康水平、优化家庭康复支持环境、减少青少年 NSSI 行为。

利益冲突声明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MANNEKOTE T S, SHANKARAPURA N M, GUDE J G, et al.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J]. Int J Soc Psychiatry, 2021, 67(5): 472-482.

[2] 苟双玉,杜美杰,刘晓容,等.中国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的 Meta 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23,50(2):263-271.
GOU S Y, DU M J, LIU X R, et al. Meta-analysis of the detection rate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adolescents in China[J]. Mod Prev Med, 2023, 50(2): 263-271. (in Chinese)

[3] 张桂梅,向婷,蔡艺娴,等.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患者父母人格特征及认知调节情绪策略[J].中国学校卫生,2022,43(10):1525-1528,1534.
ZHANG G M, XIANG T, CAI Y X, et al. Personality and cognitive reguation emotion strategies among parents of adolescents with non-suicidal self-injury[J]. Chin J Sch Health, 2022, 43(10): 1525-1528, 1534. (in Chinese)

[4] XIA Q, ZHANG Y, HUANG X.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parents of adolescents with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Front Psychiatry, 2023, 14: 1253321.

[5] TAYLOR S E. Adjustment to threatening events: a theory of cognitive adaptation[J]. Am Psychol, 1983, 38(11): 1161-1173.

[6] WEN X, WANG D, LI N, et a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burden, benefit finding, and anxiety-depression of esophageal cancer caregivers based on Lazarus stress and coping theory[J]. Ann Palliat Med, 2021, 10(7): 7644-7652.

[7] LIN Y, LUO X, LI J, et al. The dyadic relationship of benefit finding and its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in colorectal cancer survivor and spousal caregiver couples[J]. Support Care Cancer, 2021, 29(3): 1477-1486.

[8] ZHANG Y, TANG R, BI L, et al. Effects of family-centere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their caregivers[J]. Support Care Cancer, 2023, 31(10): 592.

[9]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M]. 5th ed. Wasg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10] 苏林雁.儿童精神医学[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SU L Y. Child psychiatry[M]. Changsha: Hunan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2014. (in Chinese)

[11] QIAN Y, ASAD S, PARK E M, et al. Rural resilience during COVID-19: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North Carolinian rural-dwelling cancer caregivers[J]. Support Care Cancer, 2023, 31(7): 396.

[12] JAMIR S P S, AZMAN A, DRANI S, et al. Navigating the terrain of caregiving of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importance of benefit finding and optimism[J]. Humanit Soc Sci Com-

mun, 2023, 10(1): 738.

[13] 陈园园, 陈晨, 殷萍, 等. 术后化疗期乳腺癌患者配偶益处发现体验的质性研究[J]. 护理学杂志, 2021, 36(9): 37-40.
CHEN Y Y, CHEN C, YIN P, et al. Qualitative study on benefit finding experience of spouses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during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J]. J Nurs Sci, 2021, 36(9): 37-40. (in Chinese)

[14] 刘明. Colaizzi 七个步骤在现象学研究资料分析中的应用[J]. 护理学杂志, 2019, 34(11): 90-92.
LIU M. Using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Colaizzi's phenomenological data analysis method[J]. J Nurs Sci, 2019, 34(11): 90-92. (in Chinese)

[15] 刘辉, 徐奕旻, 王春立, 等. 化疗期癌症患儿父母心理弹性在积极应对与益处发现间的中介效应分析[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22, 28(12): 1601-1606.
LIU H, XU Y M, WANG C L, et al. Analysis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ancer in chemotherapy period between positive coping and benefit discovery[J]. Chin J Mod Nurs, 2022, 28(12): 1601-1606. (in Chinese)

[16] 罗佳, 郑莉, 陈慧平. 居家晚癌患者照顾者的照顾负担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现代预防医学, 2023, 50(19): 3540-3545.
LUO J, ZHENG L, CHEN H P. Study on the care burden of caregivers for patients with late cancer at hom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 Mod Prev Med, 2023, 50(19): 3540-3545. (in Chinese)

[17] FU B, MEI Y, LIN B, et al. Effects of a benefit-finding intervention in stroke caregivers in communities[J]. Clin Gerontol, 2022, 45(5): 1317-1329.

[18] ERDOGAN Y G, DÖNER A, BILGIN A, et al. 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on caregiver burden, quality of life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caregivers of adul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Worldviews Evid-Based Nurs, 2024, 21(5): 528-541.

[19] TÖPFER N F, WREDE N, WILZ G. Pragmatic effectiveness of face-to-face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for family caregivers of people with dementia[J]. Clinic Gerontol, 2024, 47(5): 885-896.

[20] LI C, YUAN J, HUANG X,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and intimacy in lung cancer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y caregivers[J]. BMC Palliat Care, 2022, 21(1): 99.

[21] MEI Y X, XIANG D D, ZHANG Z X, et al. Family function, self-efficacy, care hours per day, closeness and benefit finding among stroke caregivers in China: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J]. J Clin Nurs, 2023, 32(3/4): 506-516.

[22] 王晓燕, 李玉, 李胜玲, 等. 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与家庭功能的相关性研究[J]. 现代预防医学, 2020, 47(9): 1588-1590, 1611.
WANG X Y, LI Y, LI S L,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feelings and family function in premature infants' mothers[J]. Mod Prev Med, 2020, 47(9): 1588-1590, 1611. (in Chinese)

[23] 石唤, 顾志娥, 廖月霞, 等. 家庭抗逆力在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与主要照顾者负担间的中介效应[J]. 护理学杂志, 2023, 38(17): 53-56.
SHI H, GU Z E, LIAO Y X, et al. Mediating effect of family resili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of stroke patients and the burden of the primary caregivers[J]. J Nurs Sci, 2023, 38(17): 53-56. (in Chinese)

[24] 潘小容, 莫霖, 刘倩, 等. 家庭正向行为支持方案的构建及应用研究[J]. 中华护理杂志, 2021, 56(11): 1618-1626.
PAN X R, MO L, LIU Q, et al.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amily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scheme[J]. Chin J Nurs, 2021, 56(11): 1618-1626. (in Chinese)

[25] 李丹, 王玉正, 罗非. 正念教养与青少年创造力: 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3, 31(4): 557-561.
LI D, WANG Y Z, LUO F.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parental mindful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s' creativity[J]. China J Health Psychol, 2023, 31(4): 557-561. (in Chinese)

[26] 胡婧, 童宇平, 杜娟, 等. 适应性领导理论在中重型创伤性颅脑损伤病人主要照顾者中的应用[J]. 护理研究, 2023, 37(20): 3744-3749.
HU J, TONG Y P, DU J, et al. Application of adaptive leadership theory in primary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J]. Chin Nurs Res, 2023, 37(20): 3744-3749. (in Chinese)

[27] 张杰, 陈慧敏, 孟凡玲, 等. 基于赋能理论的康复护理教育在创伤性脑损伤患儿照顾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J].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2023, 38(8): 1138-1141.
ZHANG J, CHEN H M, MENG F L, et al.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education based on empowerment theory in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J]. Chin J Rehabil Med, 2023, 38(8): 1138-1141. (in Chinese)

收稿日期: 2025-09-08 **修回日期**: 2025-10-25 **本文编辑**: 王苗苗

(上接第 1775 页)

[25] 常俊丽, 张建宏, 章瑛, 等. 一起学校利福平耐药肺结核聚集性疫情的调查分析[J]. 中国防痨杂志, 2021, 43(7): 751-754.
CHANG J L, ZHANG J H, ZHANG Y, et a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a cluster epidemic of rifampicin-resistant tuberculosis in a school[J]. Chin J Antitubercul, 2021, 43(7): 751-754. (in Chinese)

[26] 李洁琼, 申阿东. 儿童耐药结核病的负担与危害[J]. 中国防痨杂志, 2018, 40(9): 989-992.
LI J Q, SHEN A D. Burden and detriment of 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 in children[J]. Chin J Antitubercul, 2018, 40(9): 989-992. (in Chinese)

[27] 李彤欣, 周吉坤, 朱建良, 等. 石家庄市 2011—2020 年学校结核病疫情特征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23, 44(6): 897-899, 905.
LI T X, ZHOU J K, ZHU J L, et al. Analysis of epi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tuberculosis in schools in Shijiazhuang during 2011-2020[J]. Chin J Sch Health, 2023, 44(6): 897-899, 905. (in Chinese)

[28] 重庆市统计局. 重庆市统计年鉴 2024[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4.
Chongqing Municip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ongqing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4[M].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24. (in Chinese)

[29] 张慧, 范明宽, 刘玉舒, 等. 我国农村地区结核病防治形势与任务[J].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24, 44(1): 2-6.
ZHANG H, FAN M K, LIU Y S, et al. The situation and tasks of tuberculo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 rural areas of China[J]. Chin Rural Health Serv Adm, 2024, 44(1): 2-6. (in Chinese)

收稿日期: 2025-08-20 **修回日期**: 2025-10-21 **本文编辑**: 王苗苗